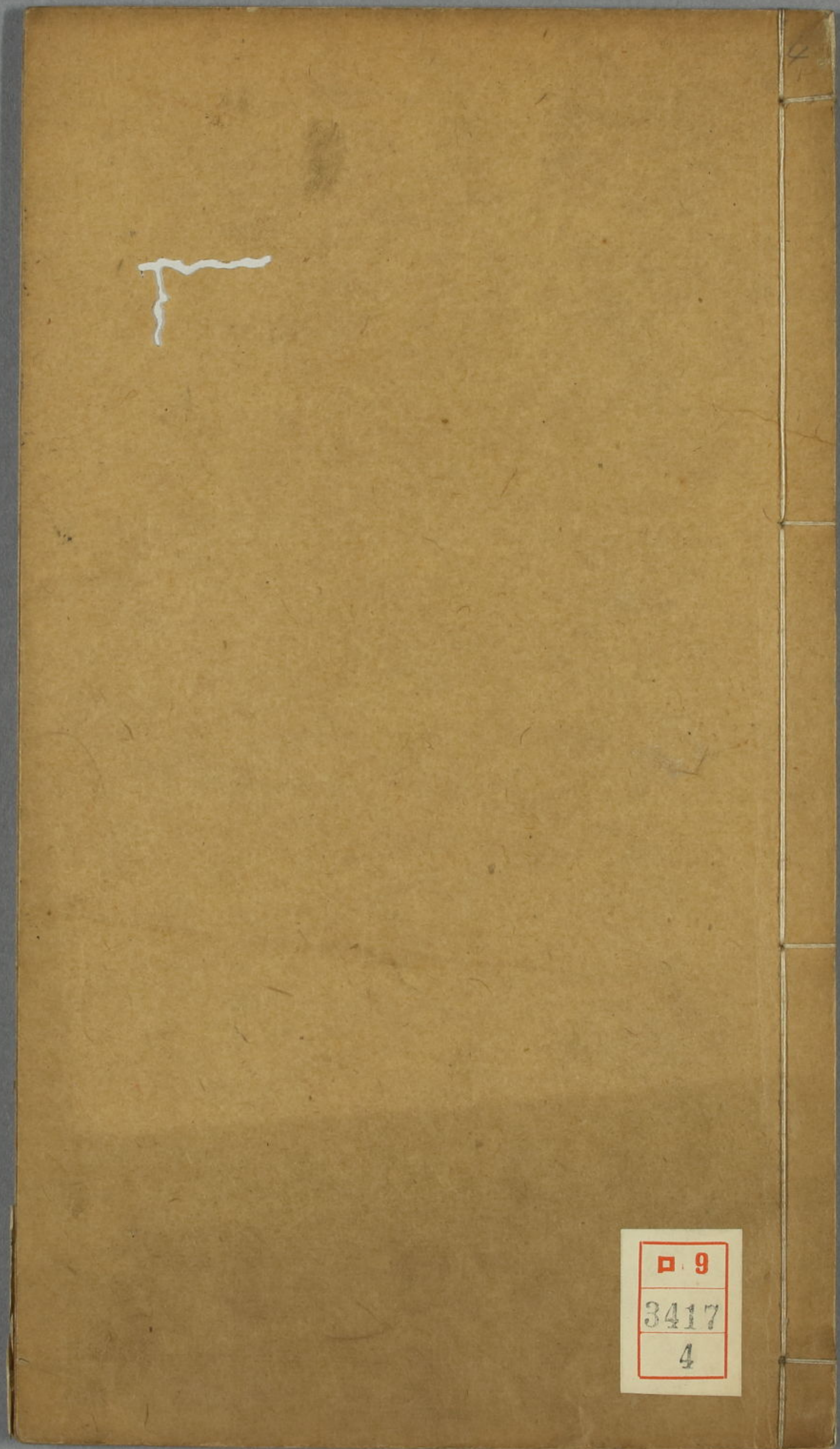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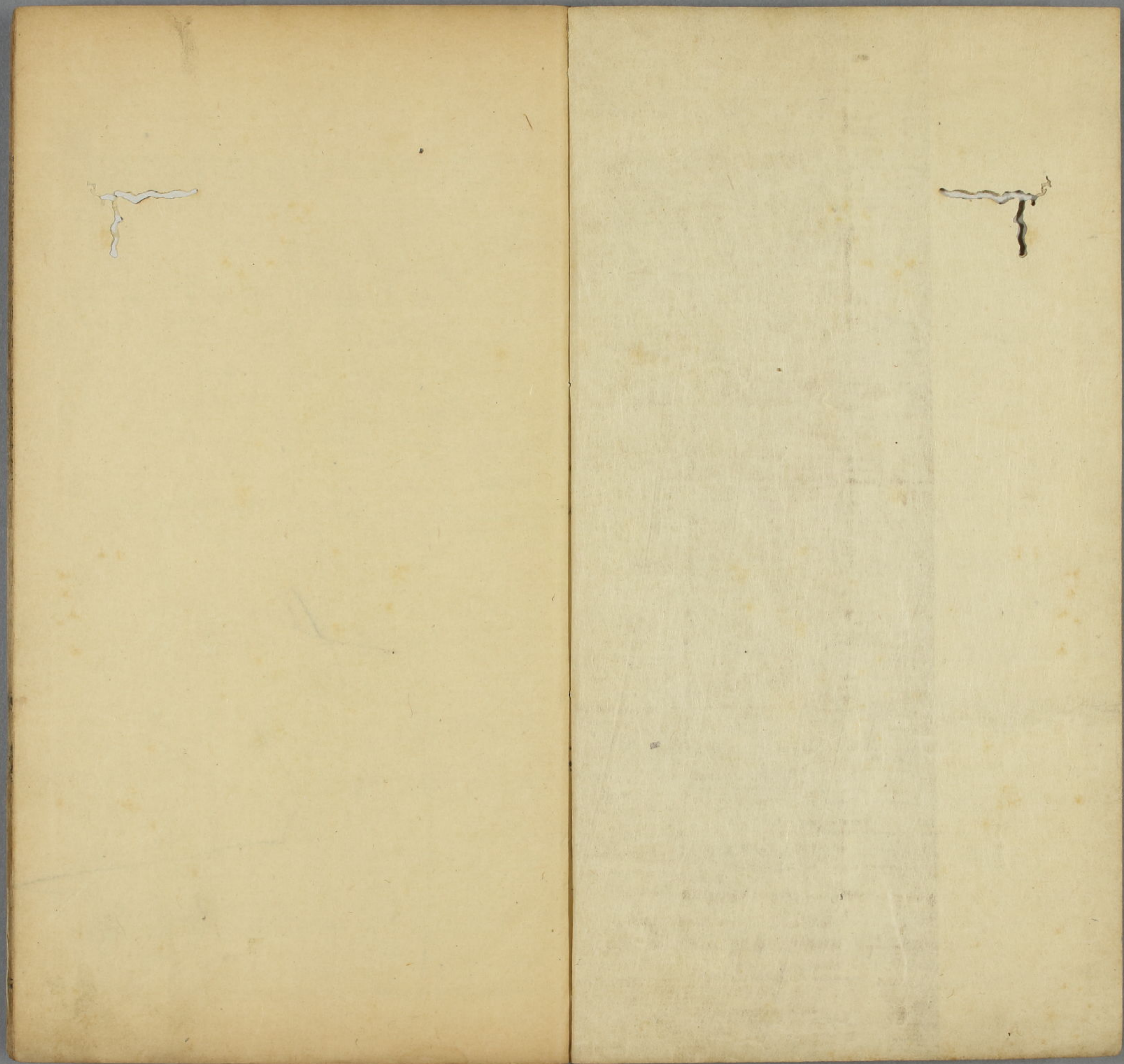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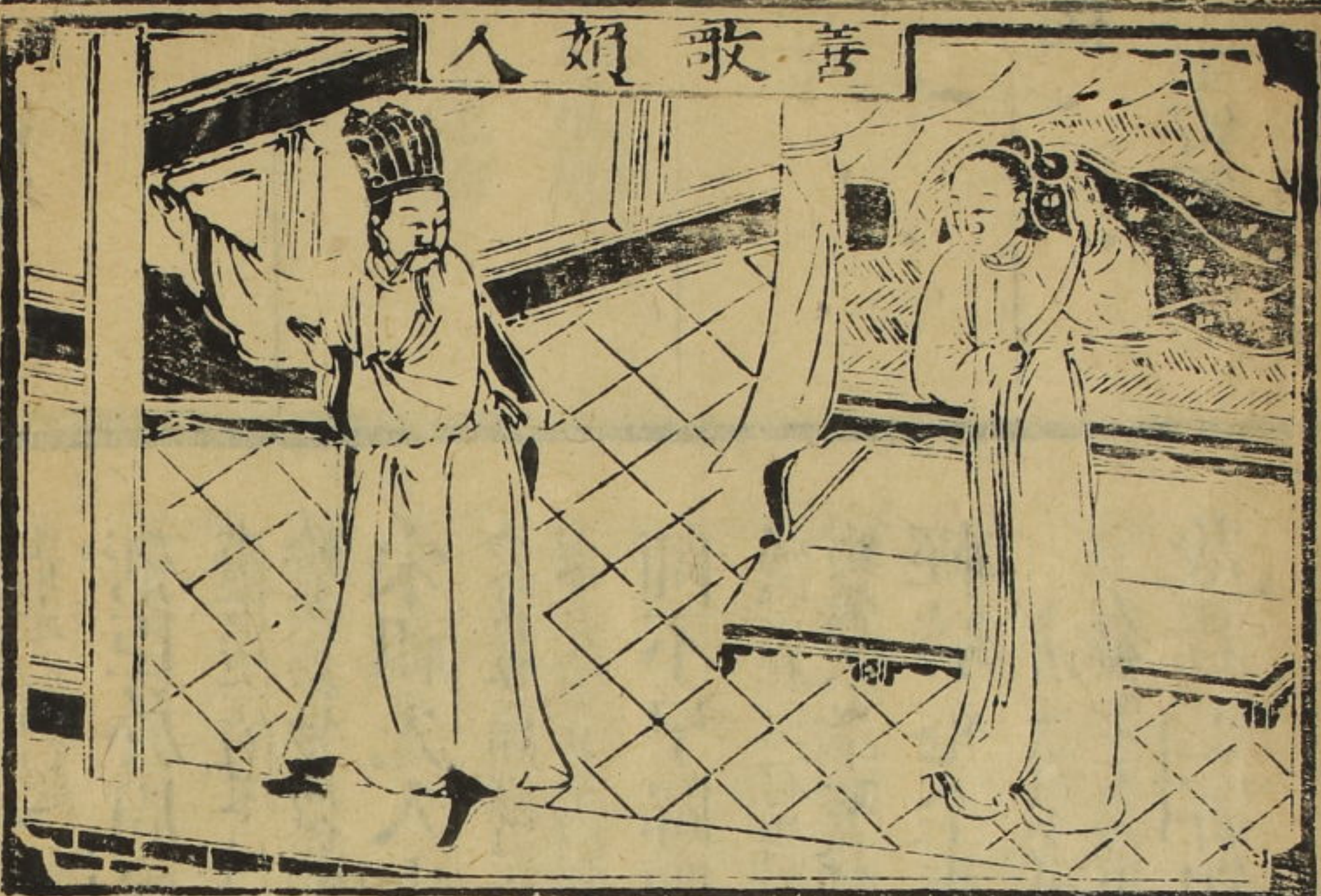
9
3417
4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
年。房山縣大飢。元兵乏食。執仲義
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
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免其死。吾
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音教
也。于地中。可掘取之。兵不從。劉氏
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
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
吾夫。兵乃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
莫不哀之。



呂氏曰。嬪人肥黑者味美。我未
之前聞。節婦求死。惟恐不得。故
為之辭耳。百世而下。其骨猶香。
何止肉美哉。

善歌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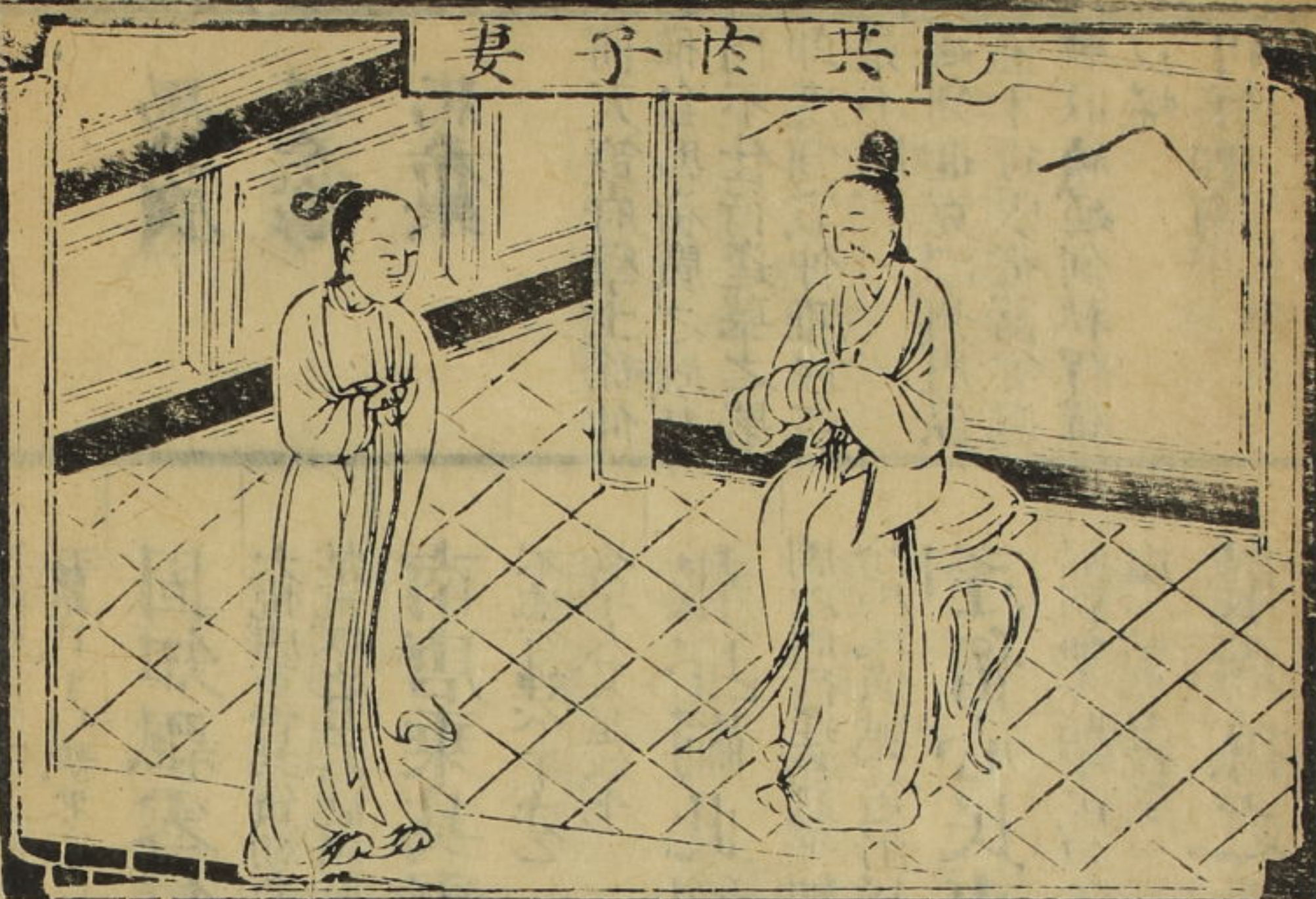
南中有大帥。貴而驕侈。有善歌嬪
人。頗有色。帥愛之。召與私。不從。帥
以他故殺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
其金珠綺綉。以悅之。逾年。帥入其
室。嬪人欣然接待。情甚婉戀。及就

榻。嬪人忽出白刃。於袖中所。帥絕裾而走。遣人執之。已自斷
其頭矣。

呂氏曰。善歌嬪人。貧賤者流也。大帥貴矣。矧踰年之久。珠
繡之多。何節不愛。何念不移。而嬪人報夫之心。堅如一日。
刺仇不克。竟自斷其首焉。烈哉。節婦事雖不克。而心則已
盡矣。波慷慨殺身。於頃刻者。得無遺恨乎。

共世子妻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既嫁。而共伯蚤成。共姜守家。
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曰。汎彼柏舟。在彼
中河。髡音胆。彼兩髦。寔維我儀也。也。至死矢誓。靡無他心。母也。



天恩我只不諒察人只至死守節不復再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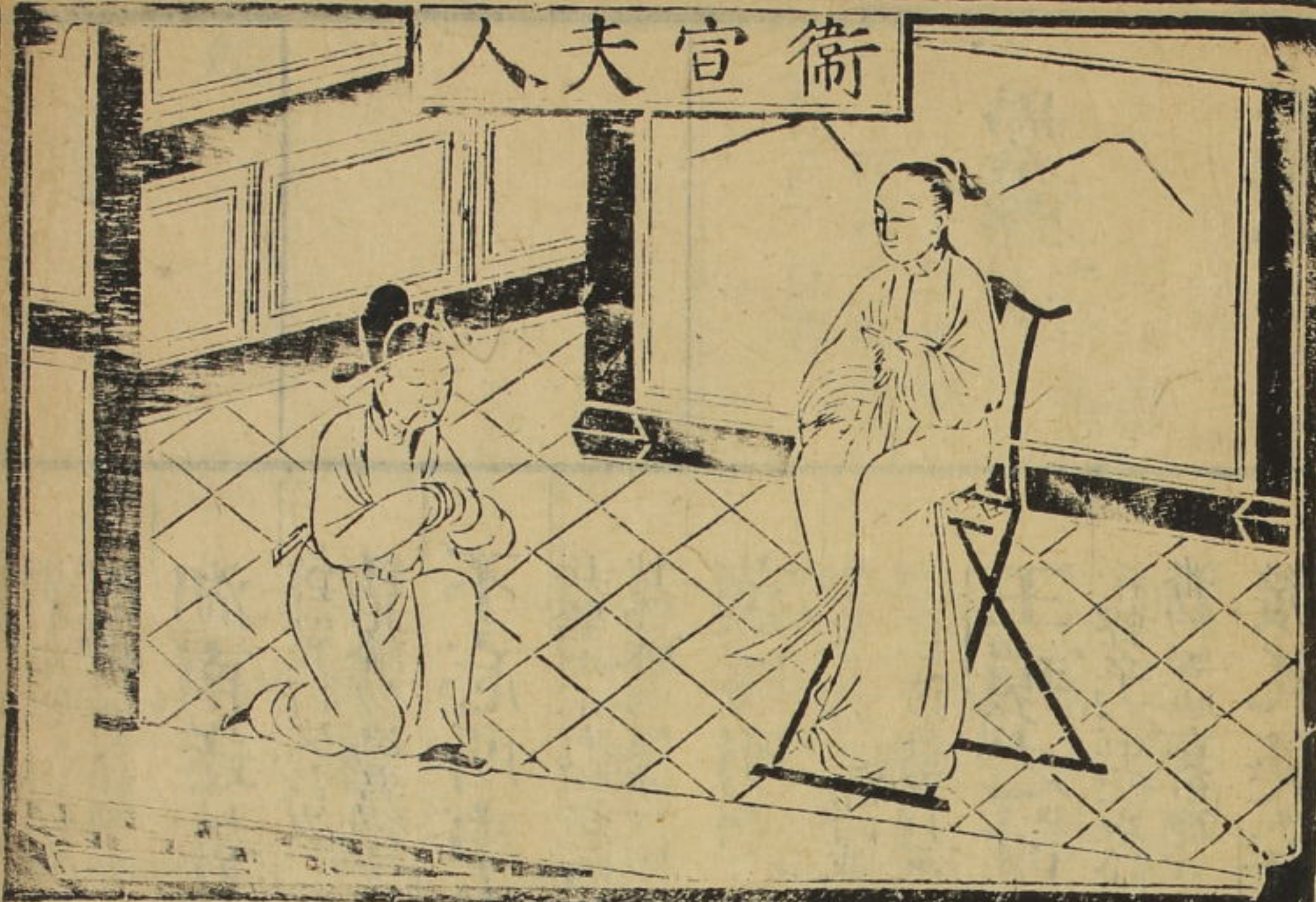
呂氏曰。湛一妻道也。守志不更夫中道也。自殺以殉音巽則賢者之過耳。余故表共姜以為娶婦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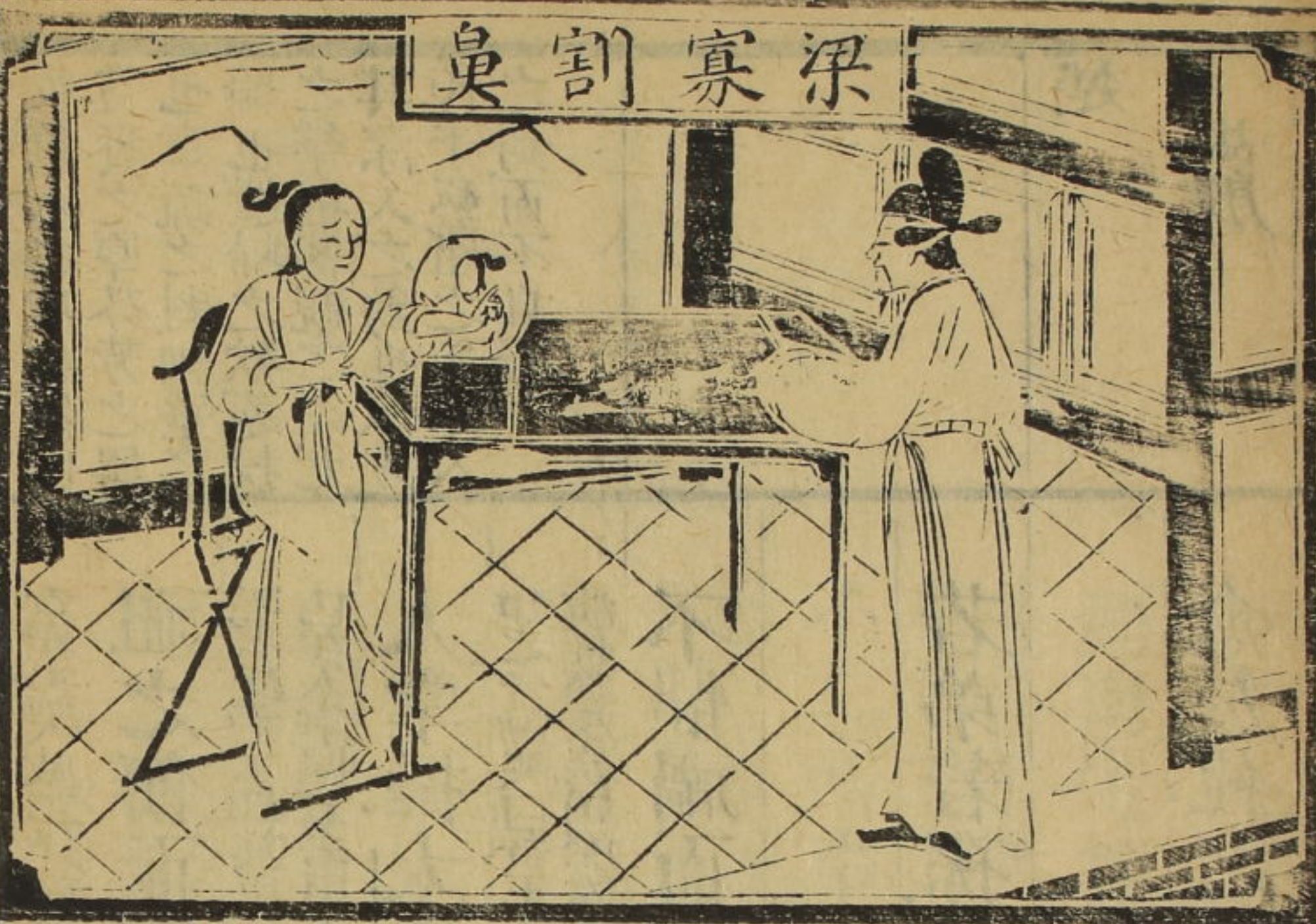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族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

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慰於齊。齊兄弟之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異憂獨居。潔守終身。

呂氏曰。王侯之女不再聘。齊女以禮嫁衛宣公。卿士送之。媵妾從之矣。既至衛門。歸將安往。守於齊。不若守於衛之有名也。是時諸侯。嬖禮。上烝下媾。恬不為。





異。甚有子頑。不烝宣姜而齊侯強之者。况此女之來。未成為婦。可與少主同室乎。卒之異爨終身。不失令譽。女也賢乎哉。

梁寡割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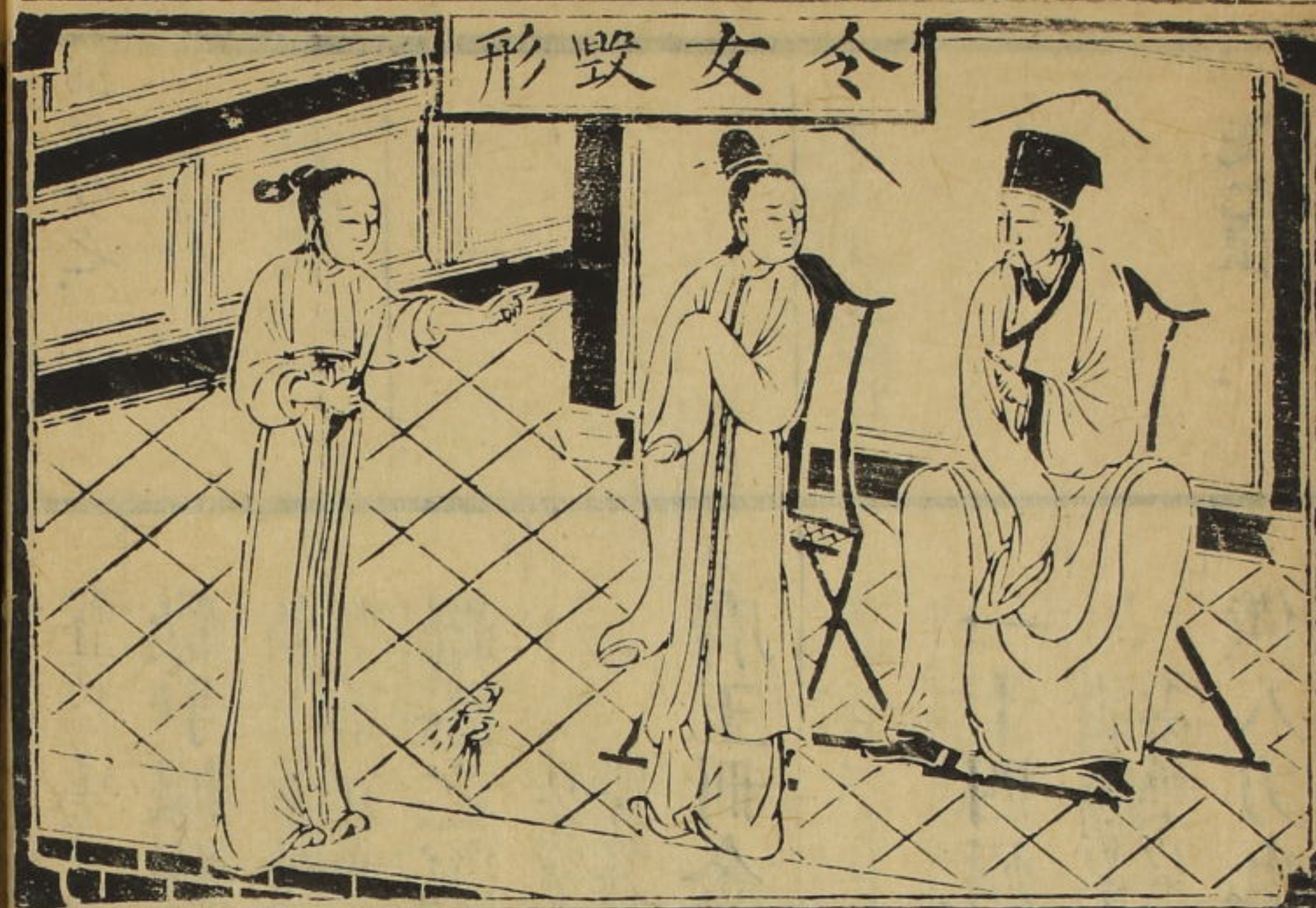
高行者。梁之寡嬪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歿。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勝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不奉。先狗馬填溝壑。妾養其幼孤。勢難他適。且嬪人

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矣。美而泛利。何以為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

呂氏曰。王侯不能奪其守。况卿大夫乎。堅於金石。凜若冰霜。吾於梁寡見之。

令女毀形

魏夏侯氏。名令女。方適曹文叔。而文叔死。令女年少無子。父母欲嫁之。令女乃斷髮為信。後曹氏滅族。父母以其無依。必欲嫁之。令女又截其兩耳。斷其鼻。以死自誓。蒙被而臥。流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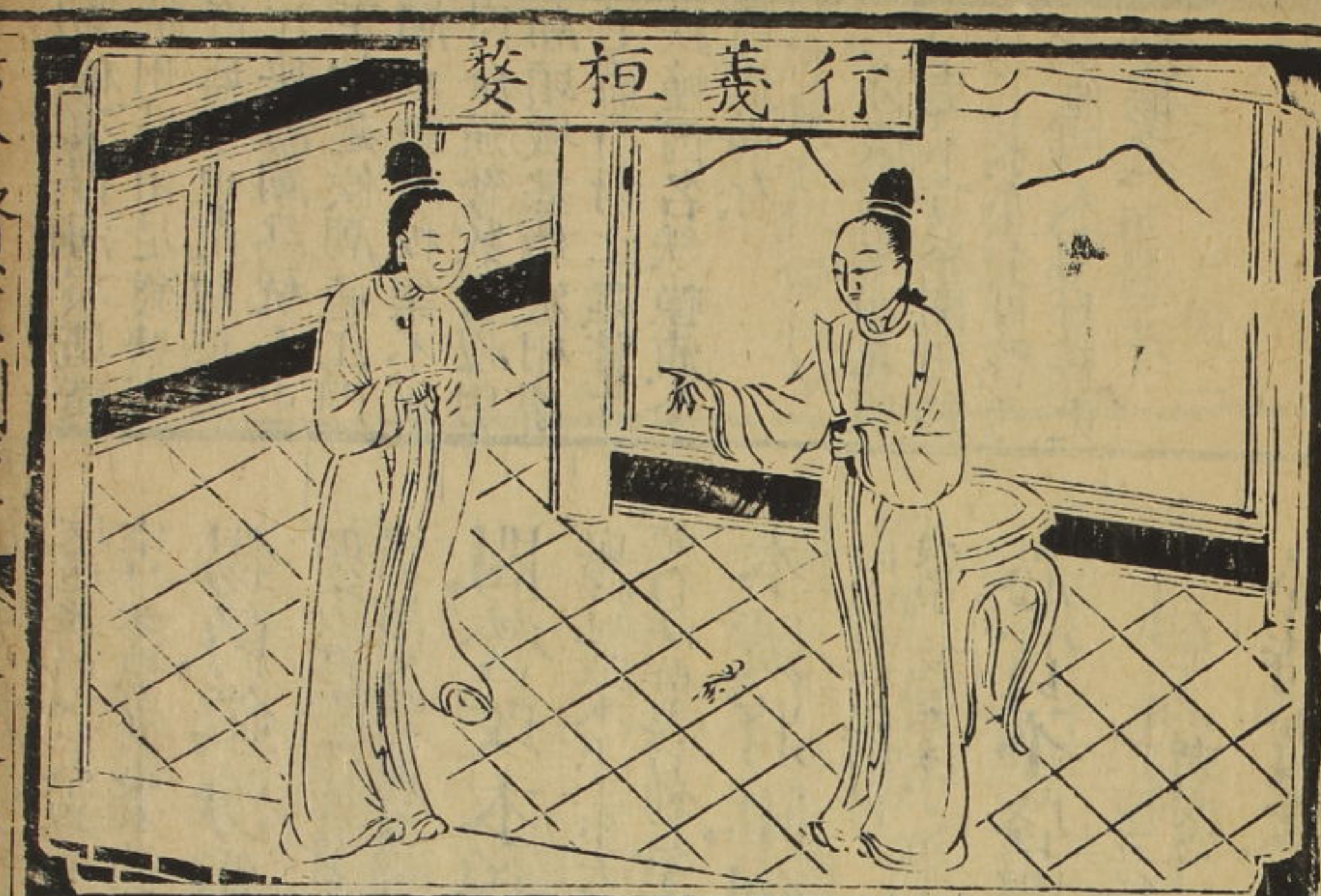


令女毀形

滿床席。家人嘆而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如是。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矣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呂氏曰。曹爽之族去矣。獨令女在。父母是依。蓋朝夕以必嫁為心者也。設令女不毀其形。使不可嫁。寧免奪志之謀乎。令女苦節。蓋不得已耳。後之守義者。倘親志可回。則全面目。以免亡人安用自殘為哉。

行義桓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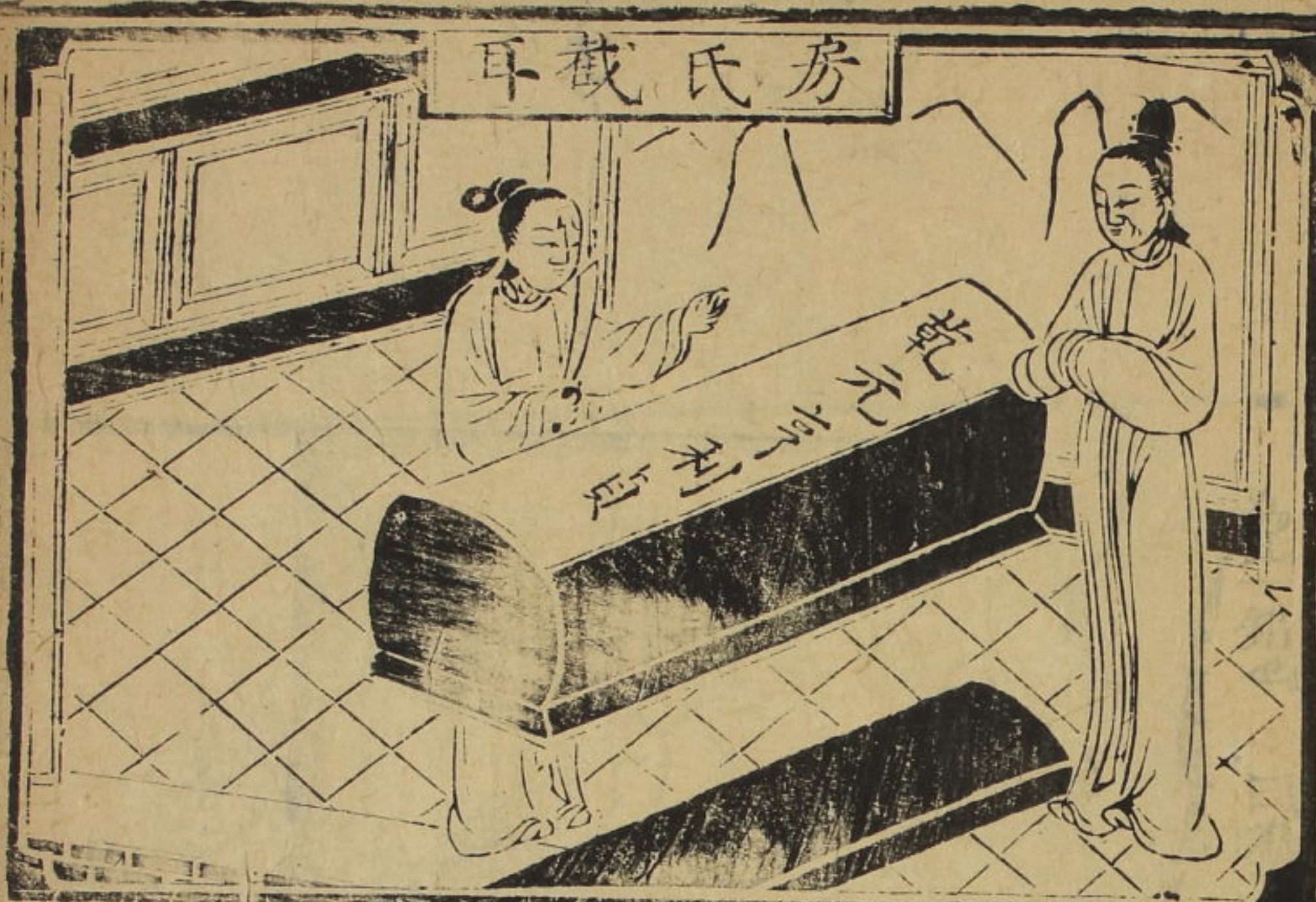
行義桓婆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隣婦相與慰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

世宗本紀卷之三
十九
玆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呂氏曰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禮有大歸女喪與在室同之文桓也即依父母家何害玆胡天不福有德竟令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泛來矣

房氏截耳

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且卒謂之曰死不足恨但母寡家貧赤子未歲抱恨於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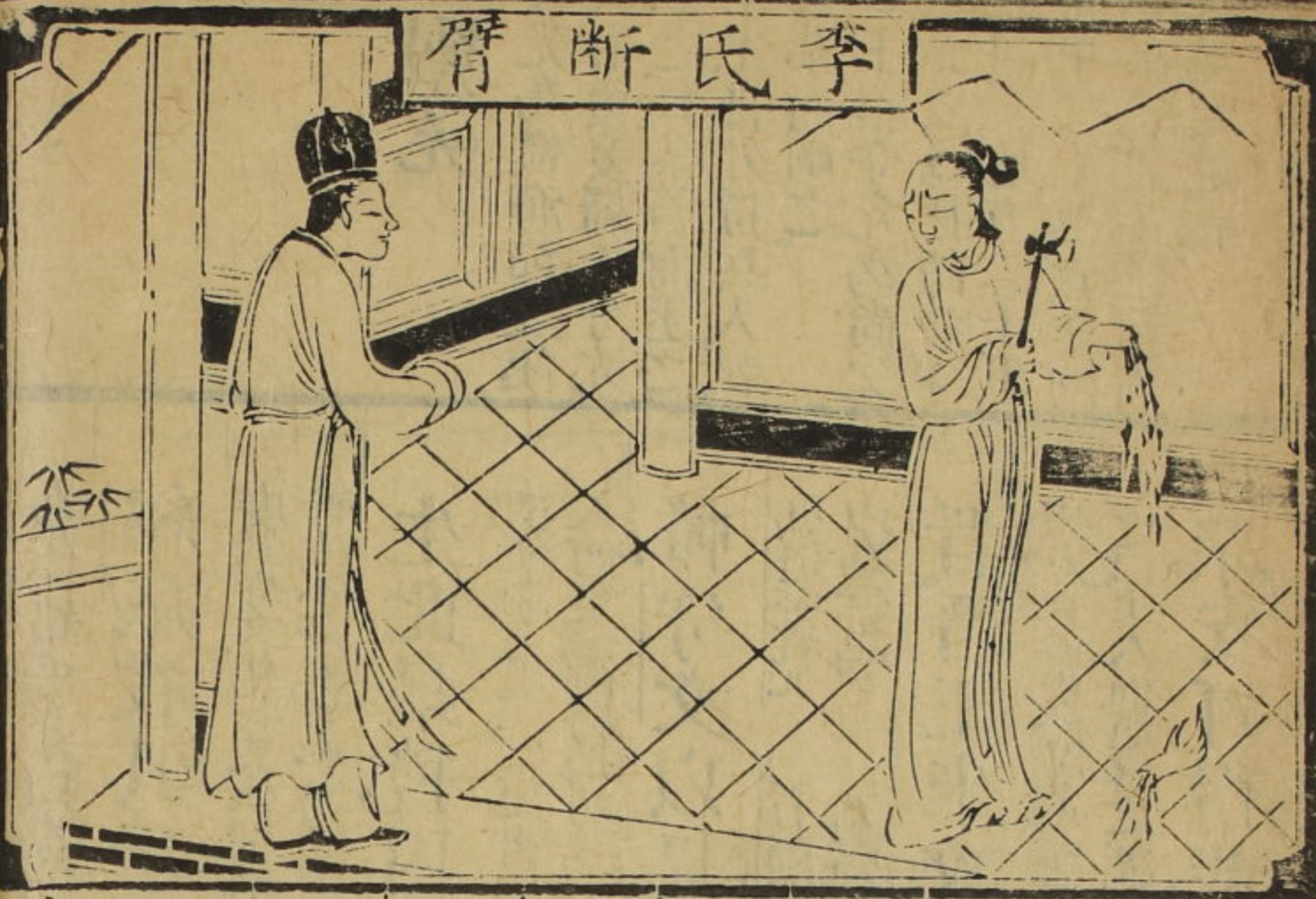
壚耳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諧老有志不泛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不能以身相泛而多君長生之恨何以妾為君其瞑目溥卒將大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淋漓姑劉氏輟哭而謂曰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寔慮父母未諒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竟守志

終身

呂氏曰房氏年終十六耳。抚孤養母守節終身。豈不難哉。割耳投棺一以成永訣之信。一以息奪嫁之謀。貞嬪之心。金石同斲矣。

李氏斷臂

王凝家青齊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疑遺骸以歸。東過



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嬪人。不能守節。而此守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惜。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

呂氏曰。男女授受不親。故嫂溺始授之手。苟不至溺。兩手不相及也。李氏以引臂為污。遂引斧斷之。豈不痛楚。義氣所激。禮重於身故耳。可為婦人遠別之法。

王氏毀容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蚤歿。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名節難保。乃以堊土塗面。翦頭散足。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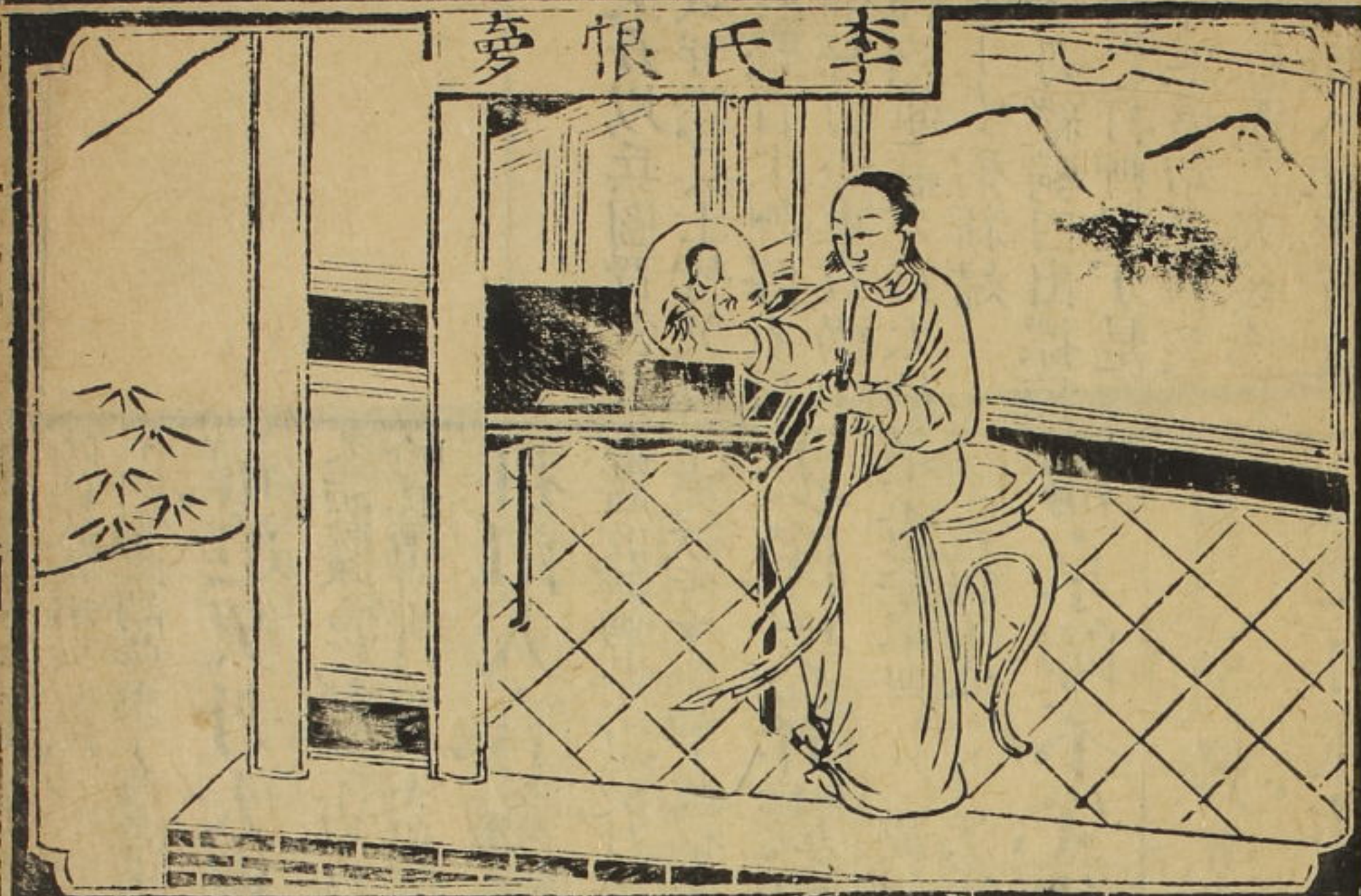


姑携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清白。

呂氏曰。冶容誨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為魚鹽。豈不在我。奈何以一面目。賈一身之禍哉。烈女智謀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為美嬪女避亂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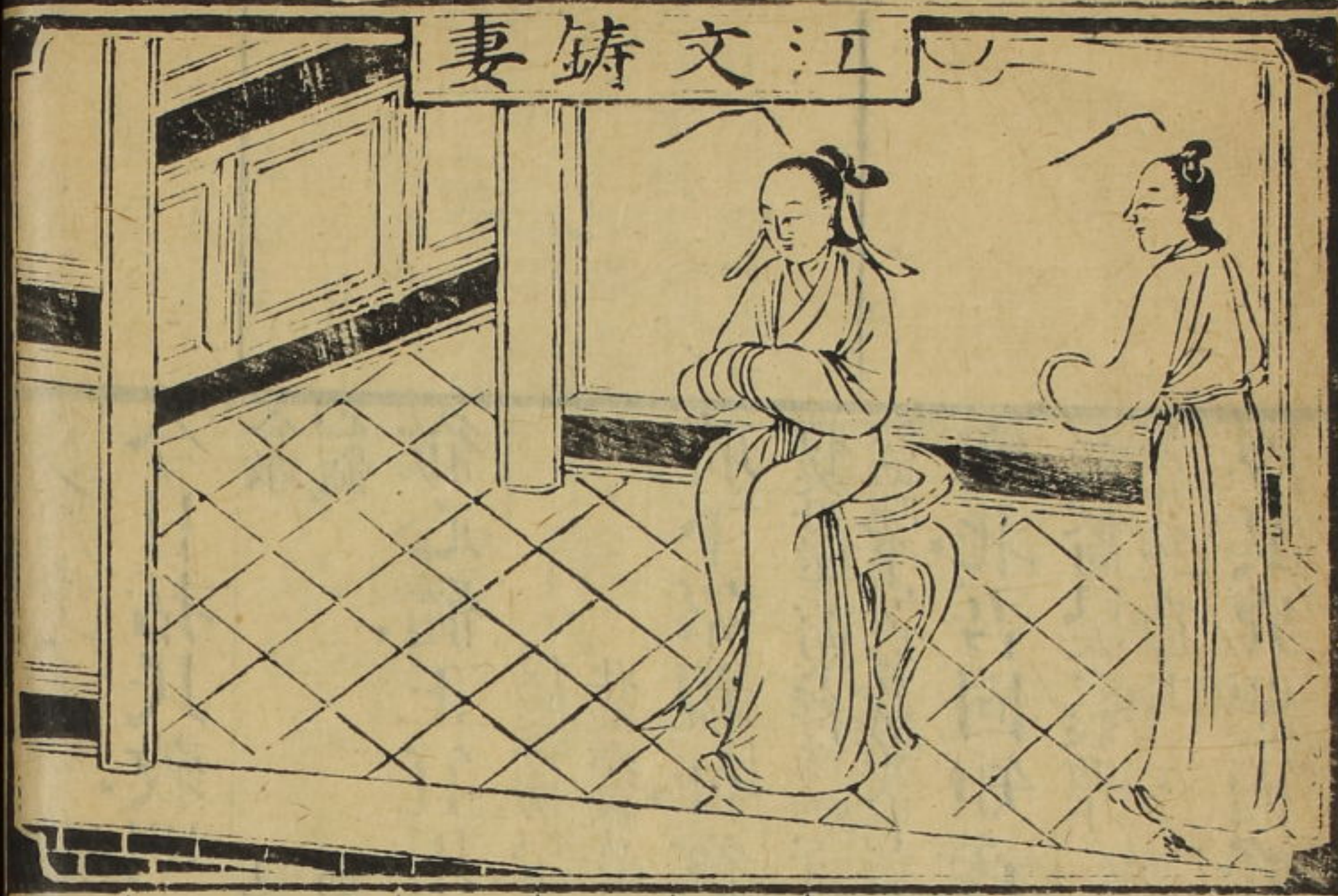
李氏恨夢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



歲而廉歿。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魔耶。即斷髮毀面。塵膚敝衣。自是不復夢。偁嘗甘苦。守節終身。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呂氏曰。夢非真也。苟不失真。夢亦何害。李氏猶然為恨。而毀容以絕夢焉。如此貞心。即燕雀當不入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念哉。



朱淑貞有詩云。夢入陽臺不奈醒。波固有夫也。猶云云。吾為恥之。

江文鑄妻

江文鑄妻。范妙元。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登音謹一夫忽以癩音賢疾卒。范曰。入江氏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家。潔身守志。卒年九十五。

呂氏曰。妙元雖不成為婦。然已



醮命於家。親迎入門矣。且守志終身。不失為聖人之道。彼許聘在室。而赴哭。芝歿。則鍾情過禮。不可為訓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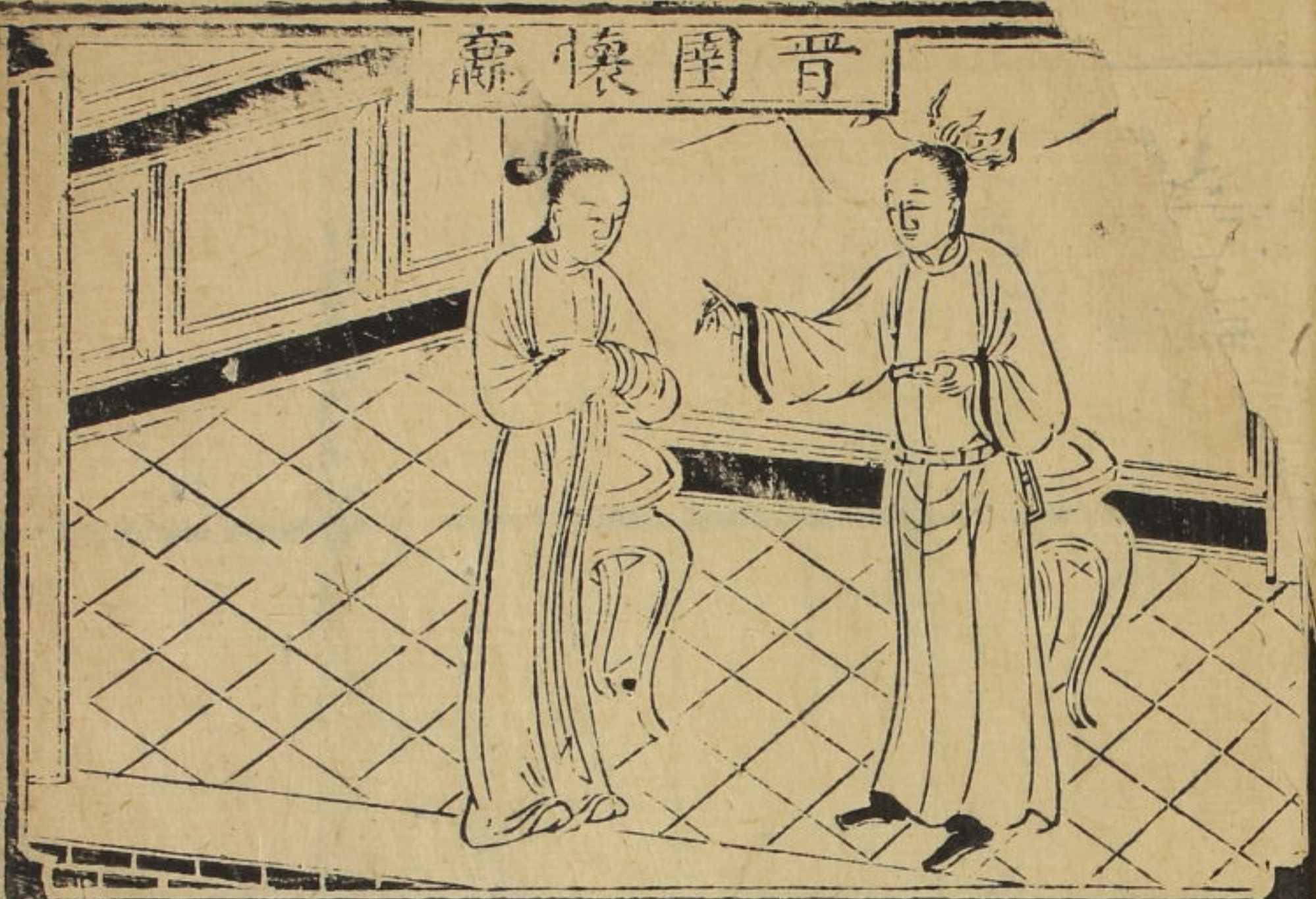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齊霸。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衛姬望見桓公。脫簪解佩。下堂而拜。曰。願

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怡愉者，鍾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君見妾舉趾高而色厲聲揚，意在衛也。桓公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臨朝也，氣下言徐，無伐國之志，其釋衛乎？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

呂氏曰：衛姬之明哲至矣。世之愚嫺人，微色發聲而不悟，自納身於罟獲陷阱之中，死而不悔者，可以觀矣。

晉圍懷羸



懷羸者，秦穆公之女，晉太子圉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羸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羸氏曰：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欲首晉而死，子其從乎？羸曰：子晉太子也，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之命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子行矣，不敢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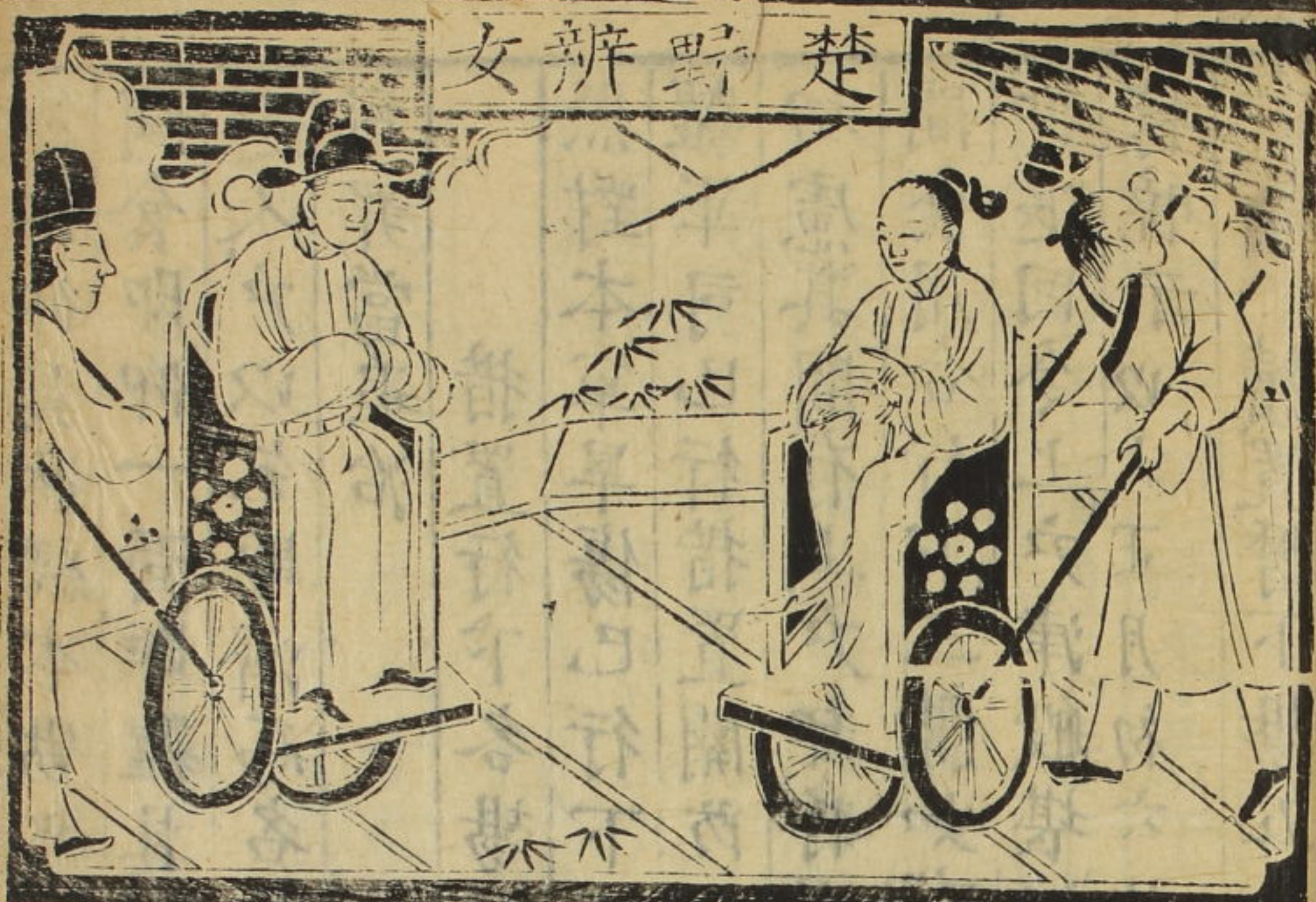
七
卷之二
四
急不敢言。子圉遂逃歸。是為惠公。

呂氏曰：懷嬴以一身事二公子，其節不足取矣。吾取其處事之權焉。從父從夫，兩無所失。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其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嬖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狹路之中，妾已極矣。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而敗子大夫之車，今反執妾不貳遷怒乎？舍有罪僕，執無罪妾，不貳貳過乎？」周書曰：「毋侮鰥寡。」今子列大夫輕妾微弱而執之，不貳侮鰥寡乎？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無以應，遂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汶汶戎於鄭乎？對曰：有狂夫。昭氏在，遂去。詩云：惟玆斯言，有倫有脊。楚辯女之謂也。」

呂氏曰：惟辯足以折人，惟理足以善辯。口才非婦人所尚也，而無端受辱，無言惟懼，或言而動氣，犯禮或言而浮衍，無當奚貴言哉？楚女言「當理鄭大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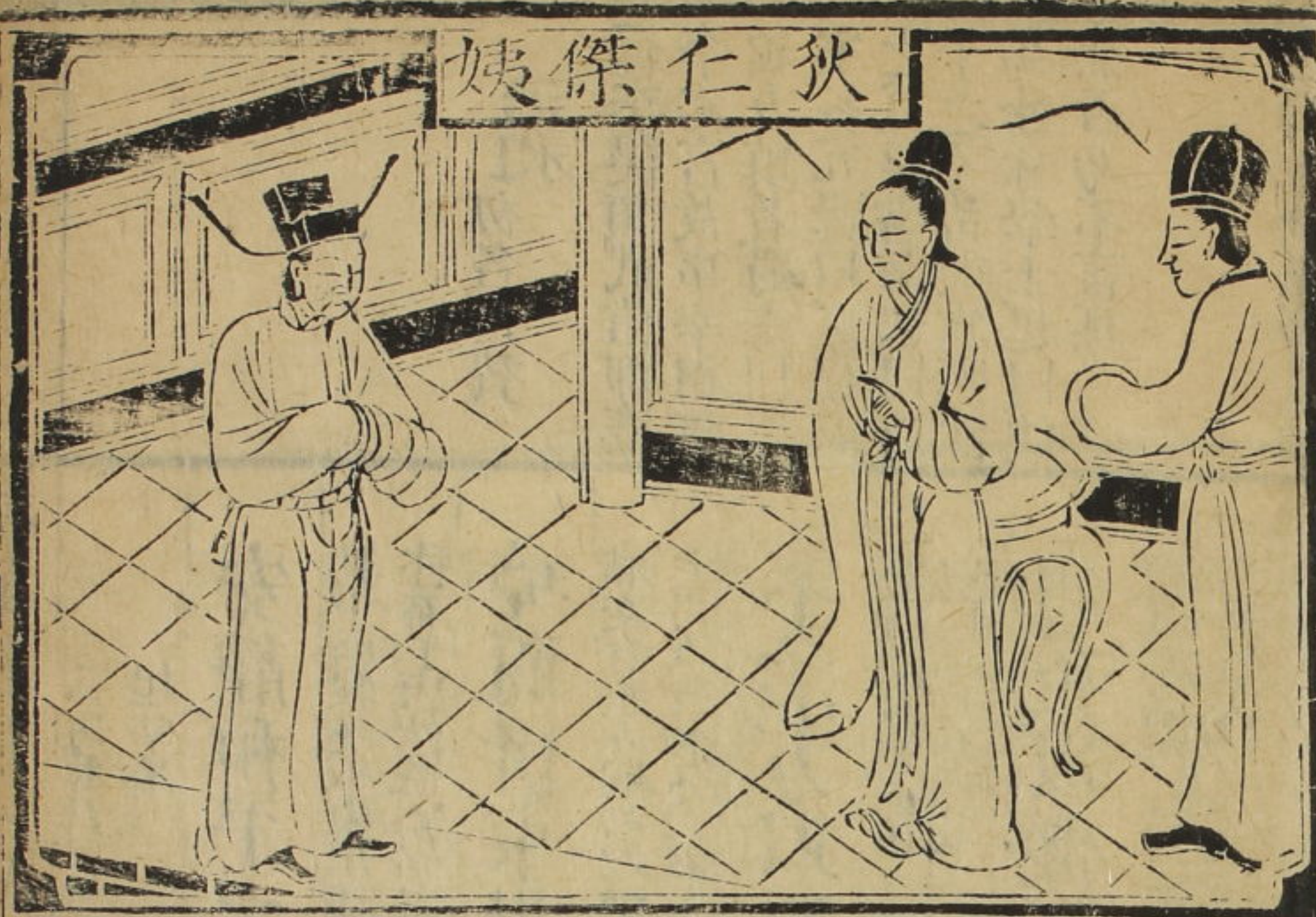




益友忠臣也宜其媿矣

齊女徐吾

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繼李吾謂其屬曰無與夜不容也徐吾曰是何言與自妾之會燭也起常先息常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淡薄坐常處下為燭不繼之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



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僕役之事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呂氏曰有餘者當以分人是謂不費之惠不足者當知度已足謂自善之術世未有不相資而能相父者也若徐吾者可以為法矣

狄仁傑姨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

別墅音姨止一子未嘗入都城狄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餽甚謹嘗休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進膳願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姨某今為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為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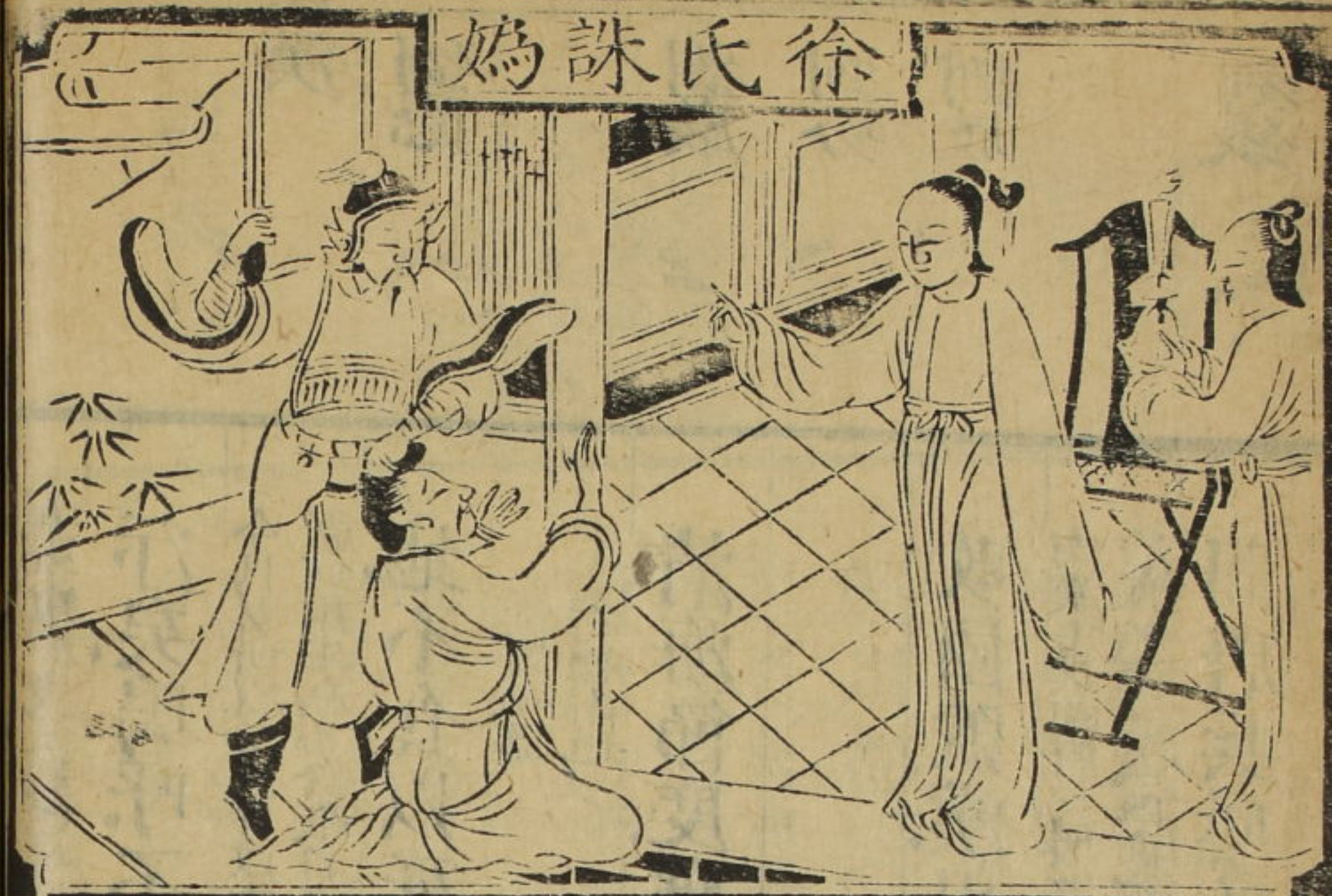
呂氏曰盧氏之賢明不可及矣不以貧賤托當路之甥世情所難而不事女主一語尤烈丈夫所難輕於請托者可以媿矣

符承祖姨

姚婦楊氏關人符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



家累鉅萬疎遠親姻皆資借為榮利楊一無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常着破衣自執苦事承祖恥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臥不起從者強舁輿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哭號為癡姨及承祖敗誅及親戚楊氏以貧



寔得免

呂氏曰蠅集腥蟻附羶常胥及
焉即承祖不敗而有義有命波
富貴者豈吾所宜資哉楊姨不
癡不必驗之成敗間矣

徐氏誅媽

三國吳孫翊妻徐氏有美色賊媽
音覽殺翊悉取其殯妾復逼徐氏
徐氏使人謂覽乞晦日設祭除服
乃可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

語翊舊將孫高傳嬰欲以求助又密報翊平時所恩養者二
十餘人皆許之謀成而誓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沐盛
飾施帳褥以候覽上密探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
伏戶外使人報覽曰服除矣覽遂禮服而入徐氏出拜戶外
覽答拜高嬰等齊出殺覽徐氏仍服素經持覽首以祭翊墓
舉軍振駭以為神

呂氏曰徐氏之貞無論矣惟是濟事之才為謀之密吾所
傾心服焉料媽賊之必偵音稱也而孫傳臧踪及媽賊之
既偵也而甲士潛伏迎拜後容了無怖狀嗚呼孰謂婦人
而能若是吾取之以為士君子濟交之法

魯婦守砦



魯婦晏氏汀州寧化人夫歿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破寧化晏依山為砦賊遣人索嬭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念主母恩當用命不勝即先殺我因解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槌鼓使諸婢鳴金賊退敗鄉人挈家趨砦者甚衆晏以家粮助不給歸者日衆又析砦為伍互相應援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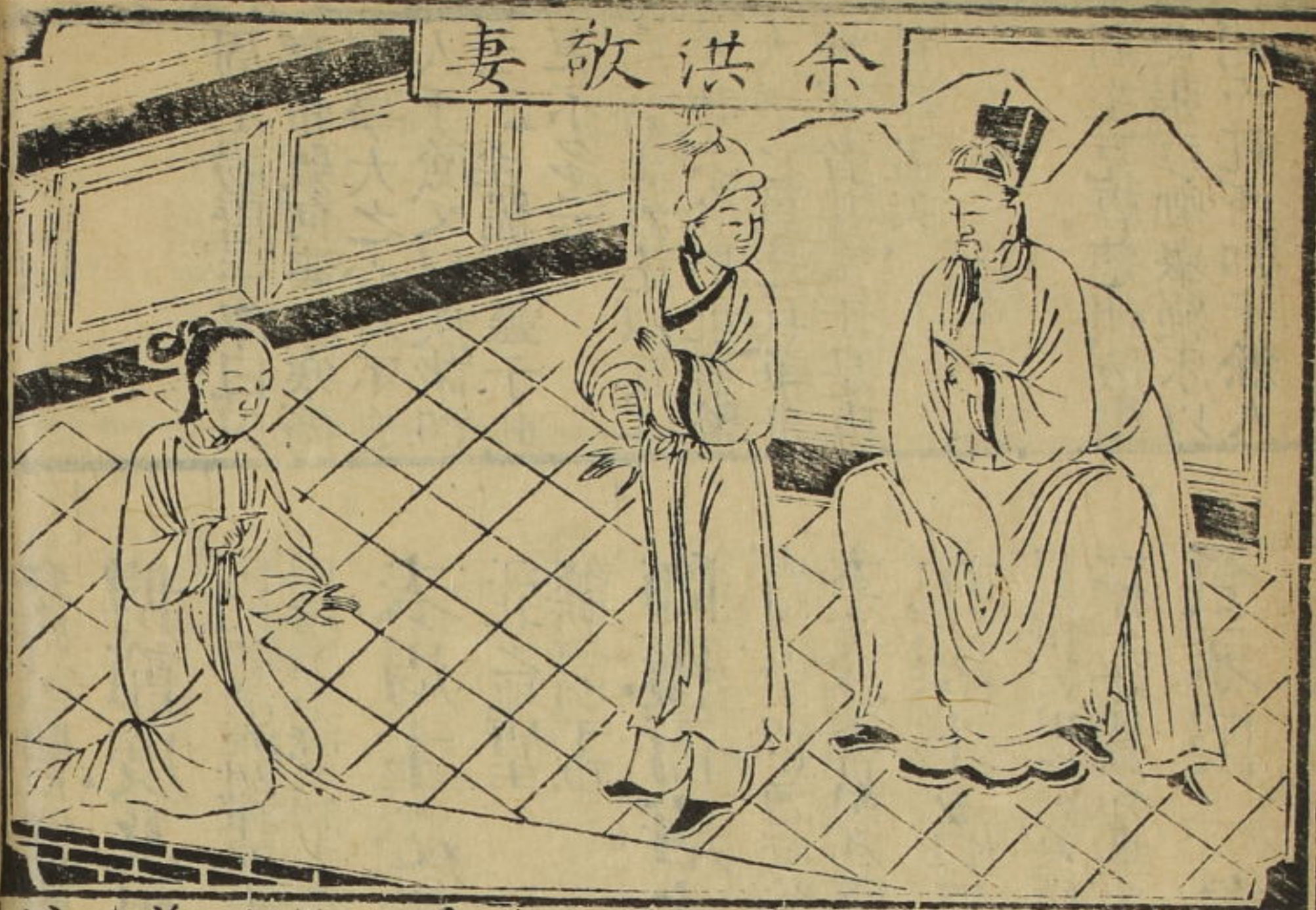
弗能攻凡活老幼數萬人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為承信郎

呂氏曰晏恭人豈不偉哉一丈夫哉獨立不惧之胆堅確凝定之志奮迅激昂之氣經畧鼓舞之才給贍存恤之義可見之矣他如李侃妻之守陳州鄒保英妻之守平州古玄應妻之守飛狐皆以家僮女伴厲氣狗城卒却強寇史思明之叛也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勤王赴營討賊百世之下猶能使人壯氣指冠嗟嗟士君子受專城之寄臨萬室之衆聞寇不為備寇至莫展一籌民聽其死生城聽其堅陷見賊股栗城破

投穴視其人固美髭髯盛冠服
一丈夫也。試讀此傳。兩間無容
身處矣。

余洪敬妻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
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劫以刃。不
為屈。建封嗜人肉。畧少。嬾百許。日
殺其一具食。引鄭氏示之。曰。快乎。
鄭曰。願早充君庖。為幸多矣。建封
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甚愛



之百計。必欲相沒。鄭大罵曰。王師吊伐。九義夫節婦。特加旌
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
賢書。為國大將。當表率群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嬾
人。以逞無恥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徽大慙。下令城
中。召其夫付之。

呂氏曰。鄭所遇王查兩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沒容
懷。既以免於難。向使節嬾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設大義。
以媿之。或婉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盜賊皆有寧死其
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於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
成死。彼怨心甚。則慾心衰。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恨。



馬。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即或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媿之感之之為得也。

淮帥僕妻

穎上某為帥淮楊。有一僕號稱驍勇。過芒碭間。其地多盜。僕與妻前驅。至葭葦中。僕大呼曰。素聞此處多豪傑。何無一人敢與吾敵耶。俄而葭葦中。數盜出。攻僕殺之。僕妻

跪賊慟哭叩頭感謝曰。妾本良家。嬾被此人殺妾夫而擄之。無力復仇。大王今為吾斷其首。妾殺身無以報大德。前途數里。吾母家也。肯惠顧。當有金帛相贈。賊喜而送之。至一村。保聚多人。外列戈戟。嬾人走入。哭訴其故。保長賺賊入。就而擒之。惟一人得免。

呂氏曰。倉卒之際。恐懼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策。况嬾人乎。乃能以節義之語。觸群盜之怜。既免殺辱。又報仇讐。智深勇沉。烈丈夫所讓。孰謂斯人而有斯識哉。

班婕妤

班婕妤者。漢左曹越騎校尉况之女。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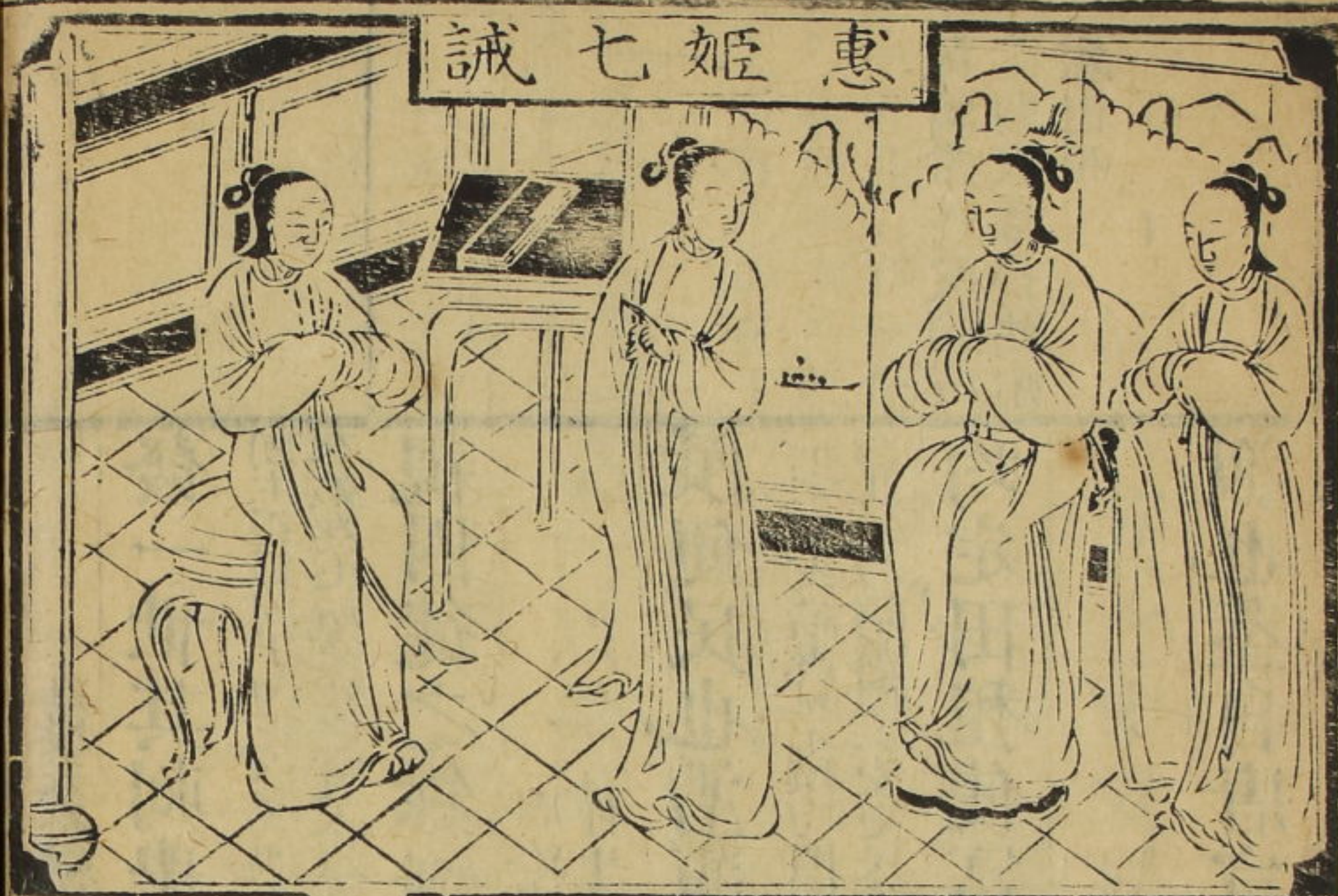
帝選為少使。大被寵幸。居增成舍。帝嘗遊后宮。欲與同輦。婕妤曰。妾觀古聖帝明王。皆有賢臣正士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有女嬖在側。妾不敢恃愛。以累聖明。又以李平平之才。而美進之以供左右。其後趙飛燕姊妹妬寵。爭進譖。班婕妤怨望。祝詛帝考問。對曰。妾聞脩正尚未獲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

慙之何益。帝然之。婕妤自知難容。乃求供事。太后於長信宮。作自悼賦。紈扇詩。以寄懷。其擣素一作尤極藻麗云。

呂氏曰。同輦之寵。皆后妃嬪御之所禱而求者也。婕妤既辭而復諫。至於辨謗數語。義正辭確。可謂寵辱不驚矣。卒求長信以避妬。不賢而能之乎。

班氏惠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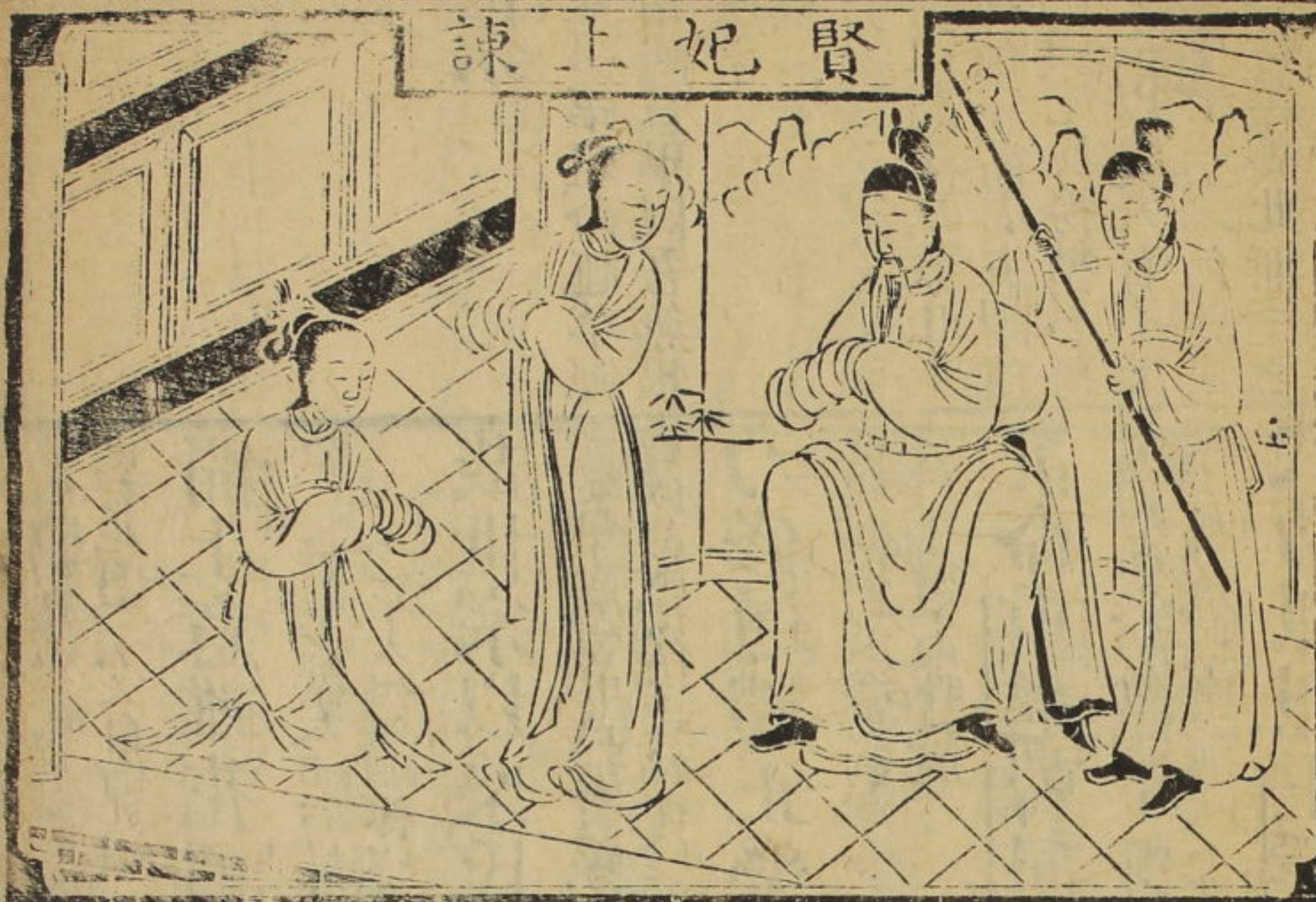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字惠姬。扶風曹世叔妻。彪之女。固之妹也。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恣度。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成之。又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學焉。號曰大家。所著有針縷東征等賦。及女誡七篇。女誡已載之。嘉言其



惠姬七誠

大雀一賦。溪有規諷云。
嘉大雀之所自。生崑崙之靈丘。同
名小而稱大。乃鳳凰之匹儔。懷有
德而歸義。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
而止息。樂和氣以優游。上下協而
相親。聽雅頌之雍容。自東西與南
北。咸思服而來同。

呂氏曰。大家出入宮禁時。年已
六十矣。故無男女之嫌。至收續
漢書。以成兄志。作女誠。以為后



賢妃上諫

師文章德。行表。閨閣間班氏
有女矣。是時後官多妬。而大雀
造來帝詔賦之。故大家云。

徐妃疏諫

徐賢妃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
誦論語。毛詩。八歲能屬文。徧涉經
史。手不釋卷。貞觀中。納為才人。每
應制詩文。詔敕揮翰立成。詞華綺
贍。音豈。是時太宗好土木。動干戈。
海內騷然。賢妃上疏畧曰。自貞觀

以來二十二載雨順風調年登歲稔

音忍熟也

人無水旱之苦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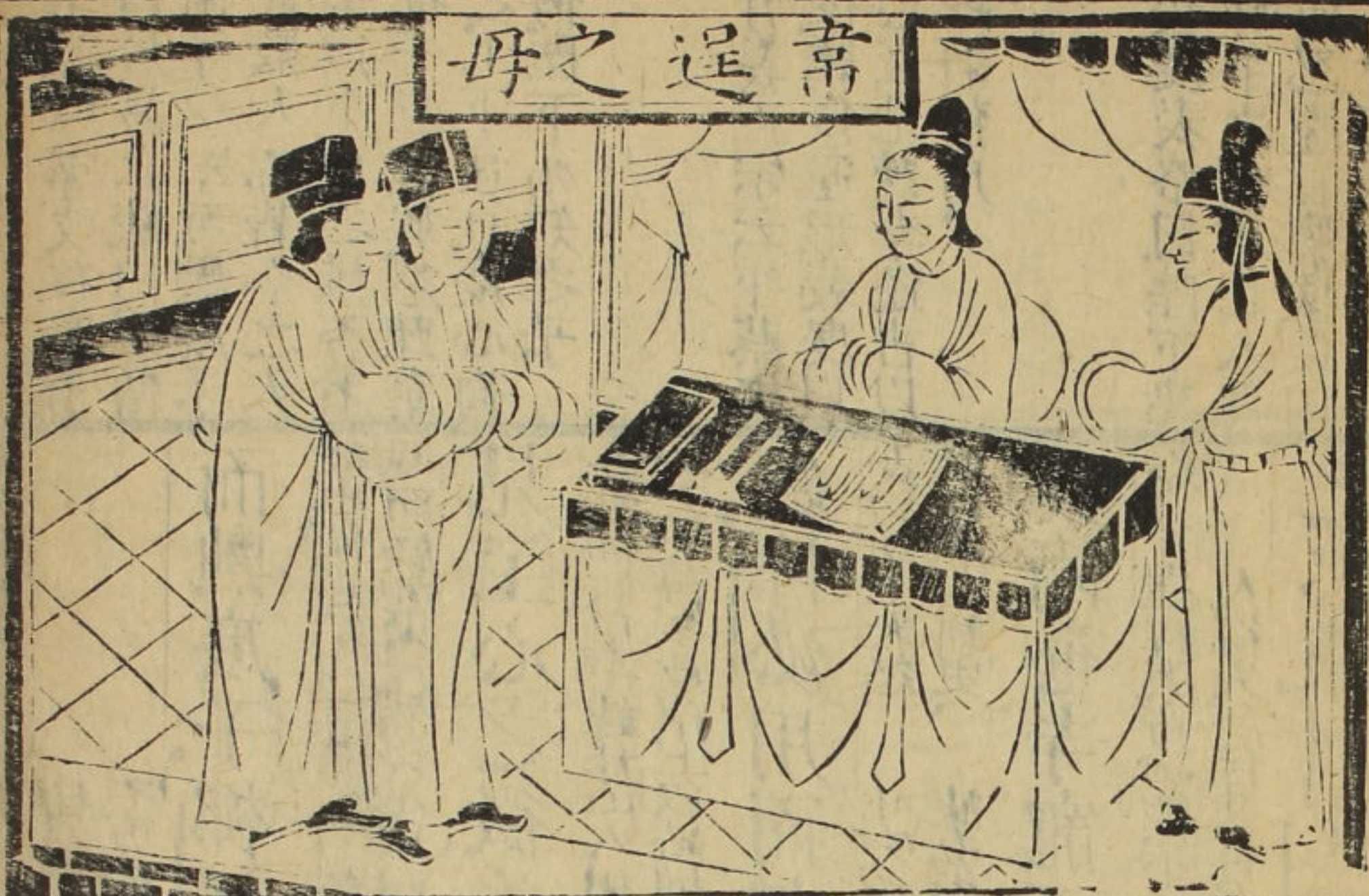
無飢饉之災皆陛下憂勤節儉所致此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頤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吾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去晉懷歿之痛人米漂溺之危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見在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窮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兼併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國利忘危肆情而縱欲遂使悠々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々黎庶因啟

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安常之術民窮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恩矜勞恤乏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比闕初建南宮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雖因山籍水寧無架築之勞假碩役取材益侈公私之費是以卑宮菲食聖君之所安金屋瑤臺驕王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々人無道之君以樂々身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錦繡珠璣實迷心之醢毒竊見飾極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纖貢珎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寔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作法於儉狃恐其奢侈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

古今賢文卷之十一
窮奧秘於文閣。深蹟於儒林。千年治亂之踪。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故。得失成敗之機。莫不包羅心府之中。循環目闔之內矣。又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誠能慎終如始。損輕愆而益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德與乾坤永大。帝崩哀慕成疾。進藥不服。曰。上遇我厚。得先狗馬。永侍園林足矣。卒年二十四。

呂氏曰。賢妃非女諫官耶。世言宮妾不可近。嬪言不可聽。顧其人其言何如耳。如賢妃者。朝夕在側。食息受言。非耽女寵矣。宮闈近御。孰謂無正人君子哉。

秦宣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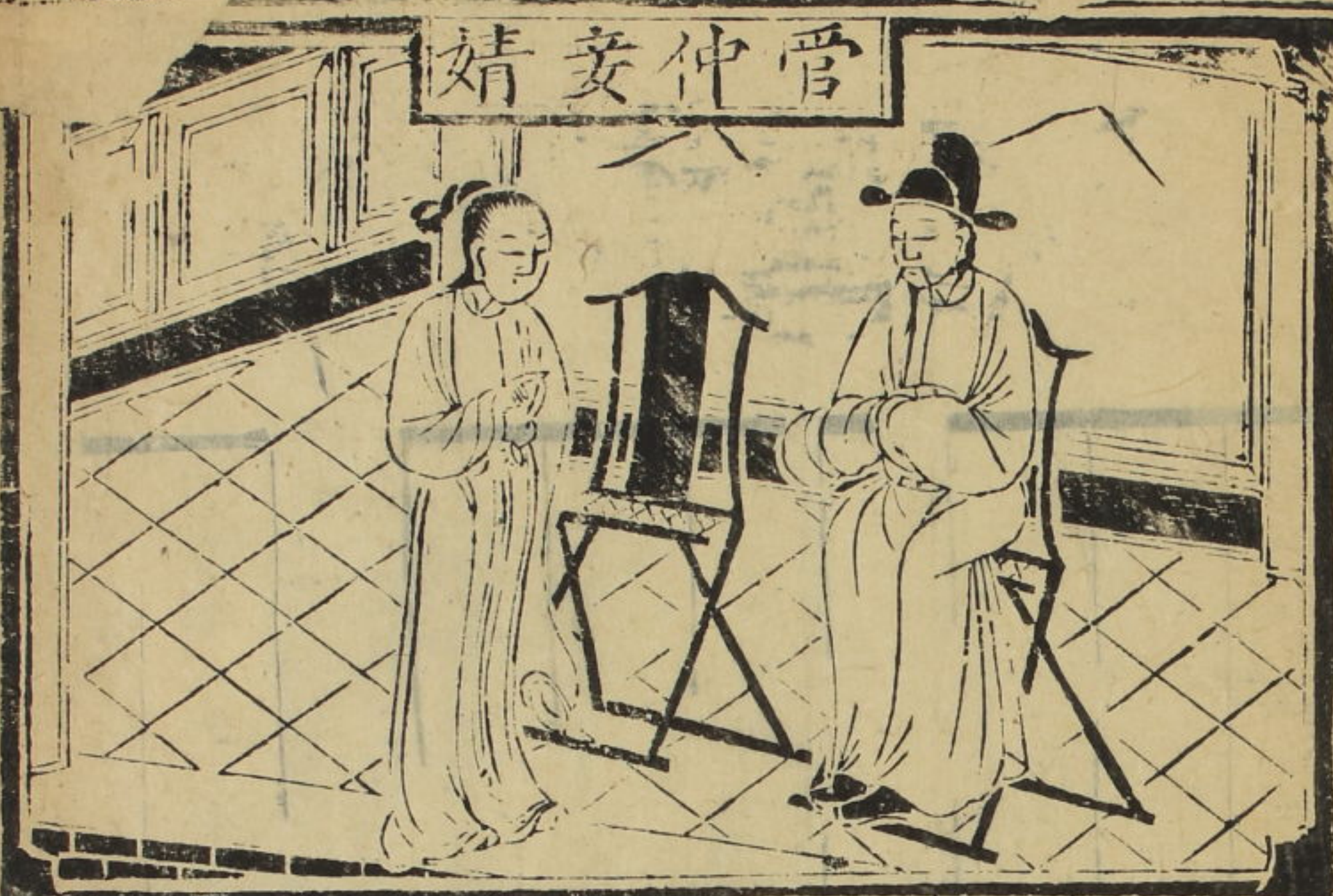
常遲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授之。後適常氏。生遲。夫卒。遲幼。宋氏教之學。遲遂成名。仕秦苻_蒲堅為太常。堅常奉太學。憫禮樂遺闕。博士盧_{音進}曰。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_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常遲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堅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

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禮遂行於世。宋若莘姊妹尊為女孔子云。

呂氏曰。宋氏以八十之年。絳幔授生徒。而周官音象賴以大行。賜號宣文。不亦宜乎。聖經賢傳。固婦人所不廢也。

管仲妾婧

婧。管仲之妾也。桓公出齊東門。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婧進曰。君奚不朝而有憂色。敢問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母老。母賤。母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對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地



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音森氏之媵送女臣男僕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大治。賤可賤耶。畢子生五歲而贅禹。少可少耶。馱馱音决蹄馬音森名。生七日而趨其母。弱可弱耶。管仲語以故。婧笑曰。人已語君矣。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音森之魚。君來召我。一將安居。國家未定。泛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

入悅以報桓公因以甯戚為相而齊霸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此之謂也

呂氏曰靖之學管仲所不能知可謂博矣至於四母之說
皆士君子好高之病靖也豈獨學優必有道之女哉噫訛
謂斯人而為人妾訛謂管仲而妾斯人

